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九十四

列女傳

列女上

寄考詩美共姜春秋紀伯姬此外則寥寥焉當是時  
先王之風未墜也而胡以若是母乃太史或失職歟  
自漢書至五代傳記列女半列才藝而王凝妻斷臂  
一事歐陽修僅載之馮道傳中若是乎貞烈之風未  
易覩也明興崇尚節義直省巡按督學御史歲上其  
事烈女節婦被旌表者不下萬餘人下逮末季通都  
大邑窮鄉僻壤遠達殘掠皎然不污死于盜賊者所  
在都有嗚乎何其盛耶甲申國變殉京師者附載諸  
忠臣傳中今採國初以來列女最著者其於篇蓋亦

猶劉向之意也

郗氏花雲妻陳友諒犯太平雲死郗泣曰夫死吾不  
獨生然不可使無後以三歲兒煒屬侍兒孫遂赴水  
死孫抱兒逃為友諒軍所執至九江密以帑珥屬漁  
家鞠之友諒軍敗孫脫身竊兒渡江清軍奪舟梓孫  
氏及兒投之江會附斷木浮入蘆渚取蓮實啖兒七  
日夜半有老人雷姓者引達太祖軍孫泣拜太祖亦  
泣寘兒膝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

月娥西域人職馬祿丁女蕪湖葛通甫妻少聰慧通

經史義入葛門長姁盧服其德率諸婦諸女受教太  
祖渡江六年漢兵東下郡邑恟甚盧曰太平有城郭  
可恃使月娥率諸婦諸女避郡中未幾城陷寇兵肆  
掠月娥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愕曰姆死  
義成儕可倖生乎亦相與投水中凡九人郡人於故  
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葬題曰十女墓  
諸娥山陰人洪武初父士吉被誣論死及二子炳煥  
皆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氏陶山長奔南京  
上新時有令凡訴冤者非卧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  
釘上幾斃事聞勘之戊一兄娥傷重卒里人為肖像

配曹娥廟

郭真順潮陽周伯玉妻幼淑慧精數學能詩文元凌  
避地居村寨衆欲推伯玉主守事真順令勿往及後  
寨衆爭長果殺其所立寨人故多積粟真順勸伯玉  
散之惟日夜索紉人莫喻其意比賊至諸積聚盡焚  
伯玉自引索與妻子俱繫賊謂所捕鹵不顧因得遁  
去復居溪頭寨太祖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南征真  
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且言寨人無逆狀良輔覽  
詩大喜釋其寨勿問真順壽至百二十五歲  
姚孝女餘姚人適吳氏父死迎母何養于家洪武中

母士汲被虎銜去女追掣虎尾不止虎脫虎負痛舍  
母而逝後正統時臨海有陳小奴者夫王三苟採薪  
歸為虎所扼小奴持門柱追擊虎逸去三苟死小奴  
嚴正自持人稱曰女御史豪家適娶之投姜叢潭死  
又二十餘年至成化間武康蔡孝女隨母入山林藥  
虎攫其母女攀樹枝格鬪行三百餘步虎舍母攫女  
血上噴丈許竹葉皆赤虎竟舍去

唐方妻新昌丁氏女名錦奴生而頂端七螺畧涉奇  
史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籍沒部使  
者按籍取之押卒見丁色美託借梳挑之丁擲梳於

地竊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速辱我不若預死以全節也肩輿行至陰澤崖峭水深下從輿躍出赴水衣屨不能沉復從容以手歛裙而沒人稱其處曰夫人潭

福清李廣妻盧佳娘歸廣十月廣暴卒盧號慟絕復甦悉銍廣口鼻惡血既殮哭輒僵仆家人抱持之但曰吾從夫地下矣積五六月潛自經時洪武十八年也其後縣游政妻倪氏亦以殉夫死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繫京獄妻吳依父家以居時孝女尚在襁褓一日潛逃歸匿吳家吳兄

茅懼連遂殺潛投大窖中吳不敢哭女既長問母曰  
我無父何也母告之故女悲憤不已永樂初女年十  
六舅氏主婚以配其族子女告母曰殺我父者吳也  
父讐弗能報奈何又為之婦母曰事不我從奈何不  
答及嫁禮賓未畢雉經室中死衆皆驚詰其母母仰  
天哭曰吾女之死為父讐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  
之為治殺潛者之罪

賁池翁氏侍中黃觀妻也燕兵迫觀出募兵死詔以  
其妻女配象奴夫人取釵環給奴出市酒肴遂攜二  
女趨南門賈公橋母投上流二女投下流後得之斗



門橋下母女三人執手一處人皆異之有司殮以棺不敢瘞萬曆中修撰焦竑始封樹之

陳和妻高氏武邑人和早亡遺子剛幼高氏奉翁姑甚孝既沒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法謂所親曰妾翁姑葬矣妾父于洪武間歿于虞城旅葬城北猶憶妾母以棗木小車輜同埋識之此還家母亦死矣弟幼且懦吾欲往昇父骸歸而合葬其可乎即日往虞城塚累累不能辨高哀及聲弗絕以髮繫馬鞍遂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忽鞍重不能進啓而視之所識車輜宛然觀者皆嘆息高氏卒負骸歸與母同葬

戚家婦者不知其里氏甫合鬻夫暴殄婦歿之哀旋  
門外汪中汪在寶應縣至今稱戚家汪云

馬氏吳縣余佈妻夫死無子馬年少姑欲奪其志有  
田一畝半得粟故不與婦馬不為動姑納其聘一夕  
數飲臨門馬入室自經死几上食糠粃尚存

萬姑名義額字祖心邗人祖斌自定遠以義兵歸太  
祖為萬戶北征戰死阿魯渾河父鍾伯兄武仲兄文  
仲死國事母曹及兩嫂陳吳並孀居未有子吳遺孕  
僅六月義額旦暮額天泣曰吾萬氏已絕額天界一  
男續忠臣後我當共撫之已而吳生男名之曰全義

顧壽甚遂矢志不嫁人曰子將家女嫁卽為命婦又  
可給金何徒自苦義頴正色曰吾忍視一家孤寡而  
獨享其樂哉於是與母婢竭力紡績資金誦讀騎射  
全有過輒告母庭立切責之全跪謝旋改然後已以  
是全卒稱儒將世其家先是錢塘有胡守貞者以不  
嫁撫其弟宗信之孤貢與弟妻王志清相依守貞曉  
字學每日鬻書以供薪水計足三人食卽闔門治女  
工浙之服義頴者多並稱守貞云奉化趙大娘年十  
八未字父母相繼亡弟全幼聞胡萬二姑風亦不嫁  
以撫全咸化中全子禧孫椿請士大夫歌咏其事邑

人楊守陳進題其間曰四忠三節一義之門

程烈婦揚州胡尚綱妻也尚綱嬰危疾烈婦割肱肉  
未進尚綱死因不食二日時方有身或曰母死可延  
夫嗣烈婦曰吾知之不幸生女徒數日苟活耳乃復  
食彌月生男明年殤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撫之曰爾  
去父母家二百里爾死爾父母且責言于我奈何烈  
婦曰然可急迎之然終不食日飲米湯匙許而已父  
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可白吾志矣自是滴水不入口  
姑對之泣則曰兒再嫁則當哭此何哭耶出僦中藥  
珥令姑治後事復視曆曰十八九日良日也吾所割

肱肉尚以灰和置床頭吾死可傳故處遂死

陳氏女者祥符人年十八字楊瑄未嫁天順五年瑄卒女請死父母不許私剪髮屬媒氏往置瑄懷汴俗聘時女家以金鑄女生年月日縫朱綺上界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畧女髮懷瑄以望女遂素笄縞衣亡何父母謀改聘縊死後五十三年瑄家改葬瑄而求陳氏合焉二骨朽矣髮與定婚帖獨完葬二年岐殺了瓜產墓上

莊氏海康民吳金童妻也有容色成化初廣西流寇劫掠莊氏隨夫避難新會傭作劉銘家銘見莊氏欲

犯之屢誘不從乃遣鄉人梁狗同其夫捕魚因推入  
海淹死越三日莊氏見夫不還求之海濱得屍識之  
即歸攜女赴水抱屍而沒翼日三屍隨流達銘門土  
人感異殯而祭之然莫知銘殺也後梁狗洩其事有  
司乃捕銘論死

嘉定張樹田妻宣氏樹田素狂悖不見禮及病死宣  
誓以身殉時里人沈思道亦死其婦孫與宣以死夫  
相要各分尺帛孫自經或勸宣曰孫與夫相得故以  
死報汝何效焉宣嘆曰予知婦道不知夫之賢否也  
卒繼死

無錫成氏登封訓導允輔妻也成化中輔游學靖江成從馬江水夜溢家人倉皇升屋男女裸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可與俱生即止不升屋水退家人求之坐死榻上

長治王氏鎮國將軍詮鉢總室也七歲失恃既嫁三十餘年不歸寧撫前夫人女不啻所生及詮鉢歿終其身但御縞素作女範十篇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五曰修身六曰節儉七曰事舅姑八曰奉祭祀九曰母儀十曰慈幼文並古朴淹雅可觀覽云又有周氏者鎮國將軍陽鉞妻也陽鉞卒自

繼以從正德三年旌曰貞烈許祔葬

李氏晉江人永寧衛指揮李正之女弘治初蕭山徐  
黼分教晉江妻周卒于任娶為繼室未幾黼遷閩縣  
教諭疾作不能赴既卒謂氏曰吾負汝吾死善事後  
人李泣曰君脫不諱我分當從死所以未許者子一  
元弱不可以委他人要當扶視返里撫子成家庶他  
日可見君地下也黼驚起曰有是哉吾當力疾為謝  
據枕欲作拜困頓而罷因檢所積箱中金手授李遂  
死李計父母將盡取黼金迫女返室乃局黼篋篋加  
封識立界齊長丁儀使告邑令以故而藏諸庫然後



計于父母父母亟率衆至則室已罄矣不得已姑聽  
李治喪此還行有日復誘歸家禁其僮婢出入使不  
得去氏曰是何難吾不能全吾子猶可全吾身乘間  
縊于室其婢急救之得甦李曰婢意甚美然父母不  
聽我終死耳其父母無可奈何縱使還蕭山舟瀕發  
丁儀始從邑令以庫中裝來李父母但悵然而已既  
歸厚葬黼及周氏而躬操作蠶織以治家產所居架  
一小閣沐浴則登之而去其梯盛夏必重衣孀居凡  
七十有三年撫子孫四世壽八十有八乃卒  
章銀兒蘭縣章滿部女也滿部死銀兒獨與母居弘

治中母疾鄰居火銀兒出視衆疾呼令避銀兒曰母  
病何可避也亟送入廬烈焰忽覆抱其母同死

陳氏武進人朱昱妻也嫡妻死昱疾復殆陳泣曰  
母既亡主父臨盡妾少不免見奪請先死遂縊弘治  
中旌表是時旌表者自進士孫景雲妻鍾氏舉人曹  
文表妻潘氏以下凡十人皆以殉夫死又黃偉妻張  
福真亦以殉夫死知縣金洪將聞于朝偉父茂以家  
貧辭故弗及

唐賁梅賁池人弘治中適朱姓夫貧且弱有姑悍而  
淫與富商私商悅賁梅色賂其姑使誨婦淫賁梅勿

勿聽加以蜜楚亦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毛玉  
墨吏也受商賄刑責梅幾死矣商猶冀其從己也令  
姑保出人曰子辭其可以免責梅曰全吾名而揚姑  
之惡非孝也自經于後園梅樹縣三日尸如生後梅  
花盛時人常見責梅往來樹下云先是正統中吳縣  
有王妙鳳者其夫行賈妙鳳獨與姑居姑有污行一  
日與所私飲呼妙鳳挈瓶酒入姑所私戲牽之妙鳳  
怒引刃自斷其臂其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耳婦  
安得訟姑遂絕其後嘉靖年間嘉定有張貞女嫁安  
亭汪客之子父子皆昏愚其姑適女與群惡少亂女

誓死不從久之姑令惡少強犯女女大呼殺人持鎗  
奮擊乃止明日姑又盡召諸惡少閉門縱飲夜半殺  
女因舉火焚室欲滅尸迹會鄰里救火者踰門入見  
死人大驚報縣官為捕姑及諸惡少俱論死縣故有  
烈婦祠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聞室中鼓樂聲又見  
火炎炎從柱中出入以為貞女兆焉

滁州施氏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危疾不起握手訣曰  
疾憊甚必死而無子擇壻而嫁毋守戒也施泣曰君  
不知我乎我願先君死及禾歿遂經死

真丘郡主伊王姊適儀賓蔡昇昇死以頸觸墻死正

德中旌其坊其時有女而殉者則河內趙剛女有婦  
而殉者則輝縣孔氏六合畢氏富陽林氏綏德劉氏  
荊州衛雷氏有母死而殉者則進賢趙郡珍先後並  
旌表云

史貞女杞縣人正德初許同邑孔弘業未嫁而孔卒  
欲往殉之母不許女七日不食母持茗強之飲適雙  
蛾墮杯中死女曰物尚如此母獨不諒人耶翼日母  
乃製素衣鵲裳送之孔氏老稚從觀者如堵女曰適  
二姓者勿入我室於是慚而去者十二三至暮自經  
死白氣縷縷騰屋上達旦始消

注親莊晉江諸生楊希閔妻也正德初希閔死無子  
欲自經家人禁之親莊度不得聞聞茉莉有香能數  
人屬人求之家人欲慰親莊日購數百朵踰月再禁  
日親莊自為祭文辭甚悲夜五鼓煎所積花飲之天  
明死

賁妙善京師人年十五歸工部主事餘姚姜榮為妾  
榮以勸劉瑾從興化府通判改瑞州攝府事正德四  
年華林賊起寇瑞榮潛兵東門將扼其險而賊自西  
門突入執其妻倪及諸婢時妙善居別室急取太守  
印投荷池盛眼前曰太守統兵出東城擒賊爾等旦

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聞之色變意其夫人也釋倪  
及諸婢而獨肩輿舁妙善出城妙善視賊稍遠微語  
與隸盛豹曰我欲藉汝告太守印處我常脫汝印在  
荷池中我自此前行遇井死矣即呼賊曰是人不善  
舁可縱之易善舁者賊從之行至花塢遇井妙善曰  
吾渴其飲吾賊爭赴井汲妙善下輿謂曰吾聞男女  
授受不親幸稍開吾自取飲賊又從之妙善至井傍  
躍入賊驚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又引至花塢覓井果  
得妙善屍越七年郡縣上其事詔建特祠以祀賜額  
貞烈祠有二一在花塢一在城東迎恩門迎恩祠則

配以高安婦女死賊者曰塞口熊氏女責貞曰新饒  
張榮一妻蕭氏曰太平門黎玉亮妻族妙慶曰雲岡  
况愛妻曰廖足貞曰坡山朱應恆妻曰陵上黃暖妻  
辛氏曰港西朱治一妻梁鴈貞曰斜橋熊武六妻胡  
氏曰社山朱丑四妻熊以桂凡十人

節氏周原人董鑾妻也賊破周鎮執節欲污之節抱  
女赴井死正德七年都御史叢蘭上其事詔旌之蘭  
又奏定遠婦女自盡者居氏丁氏等五十六人詔刻  
石旌善亭以彰貞烈其年又旌賢豐雅陽縣婦丁氏  
女徐雪梅等三人居二年再旌沙河大名魏黃諸縣



王玉梅等十一人皆遭寇亂不辱以死者也亦有新  
淦鄧閨秀從姑出走遇賊閨秀請釋姑去而以身從  
賊信之姑行遠閨秀罵賊遇害後人至其死所輒見  
黑氣如車輪

楊氏鄭人年十九適忻王玉死楊慟哭而絕三日乃  
蘇遂斷髮自誓食必于柩側玉嗜鯉忌日必設鯉一  
歲河涸偏購不得楊方悲慟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  
得之條畢而發得金魚腹中

林端娘甌寧人字陳氏未嫁而夫死林將死之父曰  
而難字未帶也何死為端娘曰帶與字奚擇父曰塔

貧親收爾身曰身也乎哉曰塔貧親彰爾名曰名也  
乎哉遂往雉經死塔家青陽山下女將盡前山鳴  
三晝夜時高郵女子劉粉兒錢塘女子潘聖姑俱來  
嫁殉夫與林並稱于世

南安陳宗球妻史氏夫死刻期誓殉猶為姑釀酒姑  
曰新婦豈有多日尚為釀耶對曰政為日短故釀以  
奉姑耳將殯告舅曰兒有喪幸無蘇棺

黃璣妻陸氏長洲人璣沒其母陰受聘將嫁之陸私  
嘆曰違親非孝也再醮非節也遂雉經

樂平胡氏名責貞生時父母欲不舉魯氏之母陳較

之歸與子同乳且曰俟其長而配焉曾子年十八父  
母亡家益落賣身父將奪姻富家女曰我鞠于曾婦  
子曾分姑媳恩母子也可以饑寒棄乎依從姑以居  
正德十二年冬其兄來間曳以歸視以求聘金寶將  
卜日行女知不免潛縊死

孫氏衛廷珪妻吳縣人隨夫商潯陽正德末宸濠兵  
陷九江廷珪往龍阮未歸或勸孫逃孫謂其兩女金  
蓮玉蓮曰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至奈何女曰  
生死毋相離當為父全此身耳於是母子赴河死  
餘于江氏妻璞妻也正德間賊至抱方晬弟走不得

脫賊將縛之江曰願從將軍顧吾父年老惟此一弟  
幸全之賊以為信令置所抱兒行至侯橋頭大罵賊  
投橋下死

潘氏海軍人年十六歸許釗生子淮期年而釗卒既  
殮潘局戶自經死兩日有姬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  
藥果甦族伯某素與釗陳欲不利于孤構勢家奴數  
十人夜破門入將劫潘潘冒風雨負淮逃衆追之前  
距大河追者至數十步潘呼天而慟投于河適有獨  
木浮至憑以渡得達母家及淮年十九歸于許踰年  
補博士弟子娶婦連生五子時潘氏五十宗人相聚

稱慶其族伯亦來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賴伯玉成也日淮酌卮酒飲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來瀕死數矣而顧強生獨以淮耳今幸成立且多子未亡人復何憾語畢入室頃之宴畢諸宗人同淮入謝則潘已縊矣有司表其墓曰貞母阡

葉氏蘭谿人嘉靖中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仲伸家素饒以不檢廢且盡偕葉出投所親道死通州氏守尸晝夜哭或饋之食或饋之金俱不應竟餓死屍傍楊氏桐城吳仲洪妻仲洪卒家貧舅欲嫁之楊曰即餓死必與舅姑俱義不能奪數年家益匱舅謀于其

父母將以償債賜柳氏呼曰累舅姑不孝無助于貧  
不仁失節不義我一婦人而得三罪不如無生咽髮  
而死

張氏蕪湖庠生繆奎妻歸奎四年未有子奎病垂危  
囑張善自託張泣曰夫以我有二心乎有子則守志  
以奉主無子則潔身以殉夫吾有以處此矣視湯蕪  
已沐浴更衣先縊翼日奎始卒合葬齊羅山

王烈婦上元人夫汪嗜酒廢業僦居江東門與姊家  
相望烈婦日塞戶績麻自給天雨屋漏持盞手續不  
休夫通烈婦與博徒李姓亂烈婦奔母家夫通舍歸

烈婦又逸告其姊夫復追之還婦度不能免夜投水  
死死之夜大風雨屍不漂沒

慈谿沈氏六節婦章氏祚妻周氏希曾妻馮氏信魁  
妻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孫氏琳妻沈思橋界觀  
海鳴鶴之間家衆二千人皆號點善聞嘉靖中倭寇  
上鳴山燬鳴鶴縱橫蹂躪沈氏屢殲賊奪肉掠賊志  
之甚丙辰夏賊大至沈氏豪誓于衆曰無出婦女無  
輦貨財誓以死守章氏亦集族中婦女誓于內曰男  
子死聞婦人死節無為賊辱既而賊入章先出投水  
周馮繼之柴方為婦孺刃即前砍賊旋自刃孟孫為

賊所得奪刀自刺死憲橋之難沈宗婦死者三十餘人六人尤烈

張氏秀永張祖女年十四歲受同邑劉伯春聘伯春負才名未婚而死女聞訃號泣截髮誓不他適自為詩祭之持服三年服闋不食旬日亦死其詩曰妾身未識良人面良人何事先云亡胸中厭飲五車史想為地下修文郎妾欲追隨同殉葬垂白翁姑尚在堂小叔呱呱方五月伶仃孱弱真堪傷妾本儒家寒素女感君一聘守綱常妾身不此河漢星妾身不似天邊月千秋萬古無盡期此情此義何時竭



羅舉妻張氏王珣妻黃氏俱沙縣人嘉靖三十九年  
寇亂黃遇賊赴水死張與妻及妻子俱被虜賊見張  
美欲犯之不從中途張解髮自縊賊斷之張解行縊  
賊又斷之徒跣驅入營賊首大悅欲留之張厲聲罵  
賊曰不畏死耶吾殺汝妻張引頸曰請代妻留之撫  
兒賊曰吾殺汝兒張引頸曰請代兒以存夫信賊命  
牽出殺之張先行畧無懼色賊尚猶豫張罵不絕口  
遂遇害賊相顧愕然曰世乃有此女  
政和貢士游鈴妻張氏生子女各二人季女及笄未  
嫁嘉靖中盜起鄰縣多被圍張數語女曰婦道惟節

是責值變有溺與~~中~~年銓聞讓曰婦言不祥無喪而  
悲者~~姓~~張曰使婦能此不祥祥莫大焉居無何政和  
陷張呼女曰省前誨乎女笑領即入井張亦笑而入  
興化劉氏二女嘉靖四十一年被倭所掠繫路傍祠  
中倭飲酣遙視所掠婦女得二女問之姊妹也倭先  
取姊姊厲聲曰我家女肯污賊乎倭不解詢通事  
具以對倭知其不從然尚撫背作款曲女怒罵益甚  
時日暮倭方縱火女趣赴火死已倭侵妹妹又大罵  
以脅之不動倭強犯之女乃令通事告曰吾固願從  
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

大死其年倭又掠松溪長潭松溪人江華妻葉氏葉  
之弟婦陳應娘俱為倭所執繫之一繩兩人各抱幼  
女帶繩赴潭水死同時有林壽妻范惠女者匿廖墩  
山塢亦為倭所得惠女誓死不從賊怒殺之及其幼  
女

幼溪身女失其姓氏鄧茂七破沙縣匿草間為二賊  
所獲遇溪橋貞女曰携我過橋者我從之賊爭趨挽  
至橋半貞女視溪流急奮兩手拽二賊並墜俱溺死  
賊又掠大田東岩寨民郭氏婦方有身為賊所驅婦  
抱幼兒投百尺巖~~中~~樂兒俱碎亂石間胎及腸胃迸

出賊皆驚嘆曰真神婦瘞之而去

沈末妻會稽張氏妻潘氏末擢給事中未有子張自  
家置潘入京至通州會末以劾嚴嵩下獄張謂潘曰  
吾已矣汝年少且未見主人翁盡擇所便乎潘跪曰  
主抗節夫人苦志婢子獨非人乎因流涕沾膚誓以  
死守末在獄十八年張數伏闕乞哀願以身代末甘  
不報家故貧二人日夜力女紅給索餽久之末被宥  
遂同歸里末既繫久家益落張身執汲炊而令潘適  
寢陸處初末卒竟無子

沈袞妻會稽胡氏袞父鍊見前傳初袞聘胡合邕有

期矣而避父難二兄衮衮俱死總督楊順復移逮衮  
及其兄衮繫萬全都司獄中欲置諸死酷虐萬狀會  
順被劾去得釋然衮自是遂病嘔血旬旬扶父喪歸  
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衮疾大作知不起  
獨心念胡胡知之曰君母以我為念向者吾父兄疑  
君疾意有逡巡我義不肯回脫有不幸所甘心矣衮  
遂卒胡哀哭不絕即同產非時不見也年五十一得  
疾家人將迎醫胡不許曰未亡人手豈可令外人視  
哉不藥而卒

莆田蔡本澄妻戴潛年十四適本澄居二年本澄以

世籍成遠來念道純婦少買妻以行戴父與約曰五  
年不歸吾女當嫁矣許之及期父語清如約清泣不  
從獨居十有五年本澄歸生一子未晬相繼亡殞父  
憐清無依潛受吳公瑞聘清聞之曰人呼我蔡婦何  
乃吳也請父絕婚公瑞訟之知府陳表判令守節旌  
曰寡婦清之門同郡歐茂仁妻胡氏亦以守節著內  
外重之或郡有疑獄人白太守可問胡寡婦太守以  
問婦輒一言而決

邵氏邵方家婢也方丹陽人負氣任使自號樗朽子  
家僮數百指婢年十六七最勤謹方令視其子儀時

大學士徐階高拱並家居方走告階曰公誠予哉三萬金再相可得也階不測拒之乃走告拱如告階拱如言予之方扶之入京師以通大璫陳洪不數月拱召自是方並騎無何大學士張居正當國素惡方因授指巡撫張佳循令常州知府捕殺之并逮其子儀時儀甫三歲捕者閉儀及婢于室局而守之以待旦諸生沈應奎者方女夫也義烈士將往救儀會推官邀飲卜夜應奎恐遲且不救宴歸亟踰城馳五十里抵邵家夜過半矣門者倦而假寐應奎踰牆入及戶見婢方太息泣下得沈即來應奎倉卒前婢大

驚毒即以儀棧代葬顧首曰邵祀在子矣此子生婢  
子死無憾應奎即匿儀去而又疾馳五十里入晨謁  
推官謝夜飲過醉旦日捕者失儀榜掠婢婢終不言  
或告守曰應奎匿之推官大笑曰嗟乎冤哉應奎夜  
飲余晨又謁余也會事寢婢撫其子以老

李氏邵陽人夫安尚起商河南死氏聞訃賣家產盡  
償夫債且自置一棺及夫櫬歸乃告其族黨曰並瘞  
二棺闔戶將繼鄰婦欲留之排闥曰而夫尚負我何  
遽死耶氏乃啓戶曰吾資盡余何請待一日居一日  
婦雙履往曰此足償矣歸而繼



安福王世昌妻易氏分宜人始嫁時世昌病已篤奄奄十餘月易事之不少怠世昌死除喪猶縞素姑憐之謂予尚處予可終累乎易跪曰是何言哉先君許我王氏即終身王氏婦矣自是獨處一樓者四十餘年乃卒

江夏歐陽金貞歐陽梧之女也幼受孝經列女傳史畧許聘羅欽仰梧之官柘城欽仰從馬後梧丁艱歸次儀真欽仰墜江死金貞年十四驚哭欲赴水父母不許又欲自縊父母曰汝未嫁何得爾金貞曰女自分無活理即不死燭身稱未亡人即剪髮繫欽仰

右臂以殮抵家。篋中書父母曰：婦以事姑，姑失子，何可并令無父也？願歸羅以畢所事。父母從之。既有求姻者，父梧作詩貽之曰：生來原有家，老去終無主。可憐重可憐，揮筆淚如雨。金貞得詩大哭，及梧補官，淳安陞廣元令，而姑已病卒。金貞乃歸寧，又有諷之他適者曰：事姑畢矣，更何待？金貞曰：我昔殮羅，卽時有一束髮纏其手，誰能取髮還我？則易志矣。遂止。

蔡氏松陽葉三妻，三貧負薪為業，病篤，執蔡手訣曰：及我生而嫁蔡，遽梳洗更衣，陰抽刀告三曰：我嫁矣，刎頸仆地死。

蔣氏丹陽人姜士進妻也幼喜讀書弟文止方就外  
傳每夜歸輒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能文其  
父常叱之寧易安朱淑真氏輒顰蹙曰易安失節淑  
真憎夫何可此兒也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蔣屑  
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奔救得免不食者十  
三日父復飲之藥又不死禮部尚書姜質士進從父  
也知蔣嗜讀書因多置古書于其寢所令輯魏晉以  
下諸女宗事續劉向列女傳蔣許諾然家人侮之強  
一日令于士進總帳前掘坎埋犬缸貯水令滿笑謂  
家人曰吾將種白蓮視于此于是日輯書其旁書將

成忠肅首鉅中鉅所著續烈女傳及哭夫文四篇夢  
夫賦一篇傳于世

建寧楊玉英涉獵書史善吟咏年十八許適官時中  
既聘時中有非意之獄父母遂改受黃聘玉英聞之  
罵其婢曰吾篋有佩囊布鞋諸物異日以遺官氏於  
是自經死目不瞑時中聞之往反以手掩之乃瞑  
定海倪氏鄭諸生陳襄妻也襄卒婦無子而貧力作  
以養姑人慕其美遣媒白其姑婦煎湯自漬其面又  
以烟煤塗傷處遂成奇醜歷二十年姑卒即哀慟不  
食死

劉氏二貞女汝陽人父劉玉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  
壠上嘆曰生女不生男使吾扶犁不輟其第四女第  
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人著短衣代父耕作日以菽  
水承歡及父母卒二女即屋為垣不離親側隆慶四  
年督學楊俊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  
適六十矣

嚴氏高明人隆慶中賊掠其兄妹將弑兄氏跪泣曰  
父早喪母堅守惟此兄也殺之祀殄矣請以身代賊  
惻然為納必既而欲污之則曰釋吾兄吾從汝及兄  
去女抗不從賊怒剖腹而死

陳伯妻黃氏江寧人年十八歸伯父死母他適氏苦  
諫不從一日母歸省女氏閉門不見母慙去後伯疾  
篤氏誓不獨生一日姑扶伯起坐氏熟視曰嗟乎病  
至此乎吾無望矣之寢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厨刀  
自刎而卒

郭恒妻楊氏潼關衛人萬曆初恒客游湖南久不歸  
父議納他聘女不可斷髮以居築墻繞室穴以通飲  
食二十六年恒歸乃成禮

楊氏寧國縣人夫饒鬻單衣溺死湖中楊招魂葬之  
誓不嫁課二子成立雖冬不衣袷萬曆初年八十竟

單衣入宅旁池中坐以死

丁氏五河王序禮妻郭氏弟序爵妻萬曆間序爵客于外為賊所殺郭氏方孕生子閏月投繯死時丁氏適生女泣謂序禮曰叔不幸客死孀復殉棄孤不養責在君與妾也今妾初舉女後尚可生子孤亡則叔嗣斬矣且負郭心序禮然之遂棄女乳姪未幾序禮亦死氏無子撫姪成立王氏得延

尤氏崑山貢生鋪女嫁諸生趙一鳳夫死欲殉之念二孺子襁褓為彊食亡何二孺子復孺慟曰可以從我夫矣乃為夫營葬而少年有覲其色者私議之婦

聞而大吃手按自血亦漬以石灰日立枯槨一鳳畢  
即日置一棺卧其中三日死

既寧孫氏幼解經史字吳廷桂萬曆中廷桂死夜徒  
步往婿家挾納衾雙金雀見舅姑拜畢坐柩側不離  
次期必死吳家故貧好事者助舅使市美木孫卻之  
曰木美適大非禮也以槨積米乃許之遂縊死書衣  
帶中云男無附尸女毋啓衣

方孝女莆田人父瀾官儀制郎中卒京師孝女年十  
四無兄弟與其叔扶柩南歸渡江舟覆柩浮風濤洶  
怒人莫能救孝女仰天大哭遂赴水經三日屍與柩



同泊南岸

鄭氏安陸趙鉉妻性剛烈言動不涉非禮有饋茶餅者問之云螬也適人怒而雪命傾之鉉戲曰勿嘗人爾夫幸不死耳鄭正色曰君奈何疑我後鉉疾將死屢迴視鄭鄭曰君竟疑我乎自經于牀榻鉉出淚而絕

李氏東鄉何璇妻璇客死李有色父迫之嫁以簪刺耳而死

吳氏潞州諸生盧清妻清父母歿于臨沼寄瘞旅次清復死于汴吳聞清死泣曰吾舅姑委骨于北良人

頊命于南天乎何荼毒至此即以幼孤托女兄而鬻  
次女為裝資先抵臨洛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  
忽一丈夫至則清先在臨洛所授徒也指示之收二  
骸又之詐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孝正劉崧言于知州  
馬璣為贖其女厚恤之

解氏女寧陵人年十四同母浣河濱母溺水女號泣  
自投水中俄其兄至涸而得之母良久方甦女已死  
手挽母衣弗釋兄哭撫之曰我來母已生矣手始解  
王牧率妻彭氏安丘人未嫁夫歿誓不再適雖縣丁  
道平密囑其父欲娶之彭六日不食道平乃止心敬

其節烈後聞彭疾革贈以棺彭語父曰急還丁氏棺  
地下欲見王枚舉也遂死

明史卷三百九十五

列女傳

列女下

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敏從征不返訛傳已死倪守志不嫁敏聞五十載而始歸成婚時倪年六十一敏年六十八矣

項愛姐秀水人項忠六世孫也少字吳江周應祁愛姐白皙如玉鬢髮委地既長解琴瑟通列女傳事大父母及母極孝身浣水調食侍女或曰此婢子事何以煩尊則曰爾曹當不如我我不為疲也萬曆四年愛姐年十九矣聞應祁病瘵即持齋日燃香禮佛願

以身代一日謂乳媼曰未嫁而夫死奈何曰未成夫  
婦改字無害女正容曰昔人許一劍尚不惡負況身  
耶應祁卒大母慮愛姐有他故令其母錢入視女與  
母坐意色甚平母釋然而去入夜諸婢皆寢愛姐獨  
起以素絲約髮易内外衣盡縞而紉其下裳大書于  
几曰告父母兒不得奉一日雖為周郎死矣又取平  
日所御琴鼓之終曲遂縊兩家父母哀其志為合葬  
李氏壽昌人年十三受翁慮兆聘應兆暴亡女聞赴  
告舅姑請立嗣復乞一小樓設夫位坐卧于旁舅亡  
家落紡績以養姑未幾姑亦亡萬曆十七年隣人火

延燒者餘家近小樓隣婦勸之避李曰此正我投命  
時也抱夫木主侍焚須臾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馮鄰婦平湖人適諸生劉明年劉死翁家貧利婦再  
適而計挫之婦嘗閉門自經繫絕墜死矣或解之獲  
蘇翁陰納坑聘使其妻誘婦出令女奴抱持遇沈舟  
舟迅發氏投河不得乃疾呼天救我聲未絕風雨盡  
晦疾雷擊舟欲覆沈懼亟旋舟還之事聞于縣縣令  
氏假寓學舍官贍之以老

王氏東莞人葉其瑞妻萬曆十四年大饑氏鬻妻子  
無算瑞將鬻氏憐羅氏家貧成載其人俱來入門見

氏薨甚其瑞泣語之故且示之金氏曰果爾君得自  
活吾行矣有身無憂無室善自愛即慨然登舟無惋  
色及發寶潭躍入潭中死舟人走報其瑞其瑞趨至  
哭數聲死忽躍出去所投處逆流上數十步

吳進學妻劉氏吳進性妻楊氏俱博平人進學疫死  
既葬劉夜縊墓所未幾進性復疫死楊一慟幾絕姑  
讓嫁之楊曰吾何不如妣耶亦沐浴縊

方氏金華軍士妻也軍士嗜酒敗家死殯城北濠上  
方無依即殯處置棺寢處其中餓則飲于濠久之不  
復出或視之死矣郡守劉雖為封土祭之

譚氏南海方存業妻生子三月而存業亡悲號欲死  
母姑憐而止之及子七歲就塾喜曰今可遂吾志矣  
中夜縊死

李氏潁川衛人適陳州陳海夫死氏竭蹶事姑姑患  
痺嘗思蒲筍步出三十五里採于蓮池驟雨時行至  
氏所而止

吳江妻餘姚李氏女男與夫俱染疫死家貧李紡績  
養姑及幼子有黃某者謀娶之賄夫族使餌其姑佯  
稱李母暴病肩輿迎李既及門非父家也姑亦至布  
几席使成禮李曰所以不嫁者為姑老也姑許復何



言然妻自夫致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又聞聘財幾  
何姑以實告曰亟懷之去姑在我珠赧赧也衆喜從  
其姑行即具湯入浴久不出闢戶視之繼矣  
錢塘劉烈女少字吳生嘉諫年十九鄰有富兒張阿  
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俟旦訟官  
張之姪倡劉女賈紹阿官脅取財物人多信之女泣  
告父母曰賊污我名我當訴帝求直矣即自縊盛暑  
待驗暴日下無屍氣嘉諫往哭女目忽開流血淚數  
行訟師丁二方為阿官畫策女憑于二曰若以筆汚  
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崩數十丈衆謂

女亮所致官邀殺阿官及其姪

張蟬雲蒲城人許字俞檜萬曆中檜被誣繫獄女謀  
諸母欲以妝奩佐獄中費母不可曰汝未嫁安用為  
謀女恣志方食以碗擲地不復語入暮縊死

謝玉華番禺人適同邑曹世興世興為羊城塾師甫  
婚即往館所無何歸病死婦誓不改適族人議分祭  
田以贍之或以婦年少恐難終守候葬畢令歸母家  
以告婦婦佯諾及期別諸妣徐入室閉戶自刎家人  
亟穴板入則流血滿衣尚未殊見人至亟以左手從  
劍處探喉出右手引刀割之遂絕

桐城張氏夫死無子張經于床母救之奮身起引斧  
斫左臂家人奪斧抑而坐之簿門張賸悶不語家人  
稍退張遽出投于寒冰冰堅以首觸竅而入遂死  
須氏吳縣人少有姿里中黠之會夫死一市爭墜焉  
氏泣曰人利我夫死而妻我不猶殺吾夫耶市兒聚  
謀將擗之氏驚奔母母懼不敢留返于姑姑懼如母  
投姊姊益不敢納泣而歸自經死  
江氏蒙城販人妻也夫死不能殮隣諸生合錢助棺  
次日為移葬率衆至其家聞然無聲氏已經死矣趨  
視甕旁飲食畢其蓋以待昇棺者

劉大綰妻金氏通渭人年十六適後後病風痺食杖  
之浴于溫泉遇暴風雨山水發後不能動令金急走  
金號泣不舍與夫偕溺死屍流數十里而出乎猶挽  
不釋云

潘氏華慶諸生程衡妻華慶訓導陳紀召素善衡及  
逸文易教諭以白金二百寄衡久之紀召衡待死或  
曰金可有也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及  
紀召予至還之封識如故後有長治郝雍波妻孔氏  
亦還雍友所寄數百金粵人黎遂球作節婦還金詩  
並錄程鄭二婦先是正德中有漢陰婦常氏者如空

園得客遺金翼日還之客感其義事常如母不辭以  
為難

許氏松江人夫嚴飲博無賴萬曆中僻居西湖莊貧  
日甚諸博飲為嚴謀曰而婦艾眉不令倚門可以得  
長物嚴從之告婦婦叱之一日諸博徒携壺至婦  
走隣鄰家泣撫懷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覩顏俟  
汝長大乎少間闔戶嫗現之刎頸仆地矣

徐領姑宣城人少字施之濟年十五美而黠時祭酒  
湯賓尹家居橫甚其從叔一泰恃勢強聘焉女父不  
許賓尹大言曰我不奪必女為叔配非夫也屬所司

攝女令斷歸一秦先遣奴隸之濟及媒約于郡門以  
脇女是時領姑被攝方次城東旅舍聞之懼不見夜  
投池中死出其屍顏色如生衣上下俱縫紉觀者歎  
息泣下莫不雪賓尹衆欲昇領姑棺置睢陽廟廟祝  
不可斷之神三卜皆吉于是衆大譴曰睢陽忠臣領  
姑烈女故當見許也遂昇至廟左廡郡守張德明為  
立祠城東而邑人刑部尚書徐元泰以同姓主喪弔  
者雲集賓尹為之氣奪

貽武李中姑桂廷鳳妻也萬曆四十二年姑鄧氏疾  
疾垂斃李憂悼聞有人言乳肉可療者因焚香禱電

神自剖一乳即昏仆于地廷鳳呼藥不至出視見之  
人驚呼救駭傾城市莫知療者俄有僧踵門曰以室  
中蘄艾傳之可愈如其言果甦僧不復見

侯官林萊姐叅政林舜道女許都御史長樂陳省子  
長源既納幣長源卒萊姐請于父欲赴陳執喪父為  
違于辭陳父答曰以凶歸而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  
盡侯喪除萊姐大悲咤曰是欲緩我奪我志也遂不  
食死

呂氏雲夢諸生閔陳諫之妻也事舅姑以孝謹聞崇  
禎初陳諫叔閔坤妻安氏以殉夫死呂每嘆曰婦義

常如是矣未幾建寇起雲夢望風潰竄呂謂其夫曰  
虐焰方張其終能免乎吾殆從方氏姑地下矣取魚  
網結通體甚固俄而寇至俘之俾縫衣呂技剪破賊  
面罵曰賊敢辱我鍼繭乎賊怒磔之投于水  
崔氏潯河王錫田繼室也崇禎二年賊破城氏與衆  
訣曰義不受辱但幼女呱呱未免遺恨耳涕泣乳其  
女既飽將縊為家人所持有頃兵及門衆俱奔散氏  
倉皇繫索門樞縊于戶後恐兵見其貌也  
鎮撫劉光燦妻李氏高陵人夫沒氏寡居四十九年  
崇禎四年城陷年七十九矣其家掖之走不可曰未



亡人葉先君室當何往語未已賊露刃入氏即取力  
自刺流血淋漓賊狀其烈予飲食恕不受以旣擊賊  
罵曰吾國家命婦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賊食耶遂遇  
害

柴氏夏縣孫貞妻崇禎四年夫婦避寇入山寇搜山  
見氏齧之遂執其手氏嚙其手肉棄之曰賊污吾手  
又扳其肱復嚙其肱肉而棄之曰賊污吾肱寇曰置  
之氏愈罵不絕寇怒反殺之

潁州諸生張雲鵬妻臺氏臺間之女雲鵬病氏禱天  
請代割臂為藥食雲鵬已雲鵬病漸平氏約以三日

殉雲鵬校紅悅為訣氏號泣受之越三日結悅就縊  
侍婢救之恨曰何物奴令我負三日約自是水漿不  
入口至七日頓足曰遲矣即得無疑我局戶縊死  
王氏懷寧諸生蔡用賓妻涉書史善詩十六歸蔡不  
數年~~而~~賓卒誓不他適苦節六十年會家被火用賓  
棺尚在王號呼求出之無應者或勸之避曰未亡人  
無夜出理且我以貧故不能葬夫今夫燼我安得不  
共之遂焚死時年八十四

楊氏清苑劉壽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殉以姑病無依  
未及死母家來迎卒不歸閨三十年姑卒既葬號于

夫墓曰妾今日相從矣遂絕粒家人問遺言曰姑喪  
殮以布素

林與岐妻張氏臨清人與岐亡張欲縊舅姑慰之曰  
爾死如孤何氏以衣物倩乳媼育其子三月知子已  
安媼遂不食死

浦延留妻王氏蓬萊人年二十守節崇禎五年李九  
成等叛城陷其叔至氏家問所向曰吾豈向患難中  
求活遂縊

鄧陽宋氏諸生陳丹餘妻崇禎六年賊至被掠并執  
其女迫之入空屋屋前有古槐母女抱槐泣曰吾母

予死旬日下堂甘受汚暗室中予大罵不行俱被害  
李氏陳氏霍丘令黃日芳二妻也崇禎八年正月流  
賊圍霍丘日芳方費計薄入郡二人相謂曰主君未  
還城必不守我兩人一死謝主君耳密線縫内外衣  
甚固藏陷相携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  
側兩屍應聲浮出其二月別賊破蘄水諸生何之旦  
妻李氏被執逼之去不從賊怒斷其頸婢阿來抱李  
幼女守哭不去賊奪其女阿來伏地以身死之賊刺  
數十創婢女俱死見者無責賊皆竄

和州萬氏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萬慶女孫也生

六子崇禎八年城將陷慟哭孀姑前因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當為夫死節麾諸子曰汝等男子當各散存宗祀何注為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知忠孝願為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塘諸婦女孫相隨死者十數人賊去求屍共聚塘坳無一相離者是時又有~~婦~~用賓妻尹氏王用賢妻杜氏王用聘妻魯氏王用極妻戴氏劉臺妻王氏皆于城破時拔劍以第自刎巡江御史題祠曰五烈又有幼女者失其姓氏匿明倫堂後遇賊牽之伏地不行賊曳其足大罵賊怒走解之并州之烈也

史茂妻谷氏。宗禎中茂贅于谷。父行教家數日。隣人  
宋思徵責于行教。見谷氏美。繆言前責實。聘物訟之。  
官時知縣馬從龍新蒞。事專臆斷。獄始鞠。思牒知  
其誣。杖而遣之。及谷下階。茂前扶之。谷年少。慙于隸。  
人推讓。使速從。龍望見。以為意不屬茂也。立呼還。改  
獄。斬歸。思思立擁谷去。谷母隨至。思舍谷。呼號求父。  
斷髮屬母。道茂乘間縊死。從龍聞之。大驚。捕思。思已  
遁。茂感妻義。終身不娶。

贊黃知縣宋德成妻姜氏。臨清人。隨夫之任。值寇入  
署。姜投井。賊出之。逼令食。姜罵曰。待官兵擒汝。臨汝。

脯汝吾當食汝肉以祭剔二目示賊曰吾廢人也速殺為幸賊怒殺之

桐城王氏高文學之妻崇禎中文學早喪父道莫承予王哭之哀父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為耳王輟哭曰何謂父曰上死節次守節三則恒人耳王絕粒七日而逝

石氏石守仁女年十七隨父寓五河崇禎十年流寇突至執女將污之女抱樹厲聲罵賊數人牽之不解斫其兩手罵如初又斫其足罵愈不絕既仆地賊就視其衣女口噤賊指斫其三舍血升許有賊面乃死

賊積薪焚之其後所焚地血痕炳然雨則燥陽則濕  
村人掘之土皆深赤色三尺許始盡

通判趙士寬妻崔氏平度人隨夫官潁州閩賊陷城  
士寬赴井死氏携二女登樓自焚

陳氏歸感諸生唐烈妻崇禎十年從夫避難賊突至  
夫子奔散陳獨行山谷間山峇人識之曰非唐氏姬  
乎事迫矣亟入峇陳問吾夫至乎曰未也又問吾子  
至乎曰未也陳泣曰我孑孑一婦人夫存亡未可知  
依人以生不義棄夫之難不忠失忠與義何以為人  
乎不入少選賊大至見殺



隨州馮氏諸生梁凝禧妻案積十年八月賊至承舡而逃至西河賊追之急登岸奔魏家砦未達賊已近氏謂凝禧曰君無子有老母可速逃詣朝于此地尋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氏屍于別處

潁州劉梅女許聘李之本未娶之本沒女泣告父曰兒當為李郎死念吾弟幼且持三年服以待弟之長也然後殉遂盡却鉛粉親教弟讀書越一年梅潛以許田氏期重陽納采女聞之夜開篋取李幣挑灯製衣衣之而縊知府謝詔為臨其喪觀者如市其日田氏亦來祭方酹承罹瓦盆剝然碎躍起丈餘遠檐墜

如蝶莫不震駭

廣濟唐氏潘龍躍妻龍躍攜妻子避寇靈果山崇禎十二年賊突至盡執之刃脅龍躍金帛唐氏號泣乞代夫賊不許女翼大亦號泣乞代夫不許唐氏遂投于穢女從之賊愴甚意動釋龍躍

惠道易妻白女清澗人夫亡氏方有娠欲殉或人諭之曰胡不待舉予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人無後但心痛不能待耳七日不食而死

霍思妻劉氏深州人憲剽劉俊之女思為上蔡知縣河南賊方熾思濟濠築城期以或守預與劉訣劉泣

曰脫敗妾當同死因築臺官廨令登望睥睨及城破  
恩殉節劉望見賊入即下臺縊未絕拔簪刺心而死  
莊氏棲霞知縣周彥敬妻也亂起鄉男女竄入穴莊  
氏難之曰無別彥敬強之曰不入且及莊曰我難無  
禮不難死引刀自裁彥敬終身不娶

張鐸壽于氏汝州人崇禎十四年流賊破城入其宅  
氏謂兩婢曰等死耳苟殺賊而死猶不失為義烈婦  
奮杖前犖踏賊三人賊怒并至遂遇害

盧氏潁州王翰妻崇禎十四年夫患疫氏語夫曰願  
從死聞者莫信夫死氏乃親戚錢以瘞曰我當死但

方暑無衣棺忍再累親戚遲之秋成耳聞者大咤之  
及秋氏盡糶田間穀具衣衾餘市酒蔬祀夫墓歸又  
市梨數十進姑及妯娌語人曰今可死矣夜半自縊  
張一桂妻邵氏鄒縣人與妻李氏偕避亂遇賊賊欲  
劫李行邵罵曰亡夫以妻托我豈受賊辱乎賊怒殺  
之李紹賊曰我簪珥埋井旁取之然後從汝賊聽之  
至則投井賊亦入井援之李被髮極罵牽賊衣欲令  
并死賊不能張拔刀刺李而起

仲節女湖州人隨父賈于楚漢陽陷賊執仲具馬扶  
之上仲不肯往賊曰身往何如頸往仲笑曰頸也遂

斷其頭

宗孫芳妻江氏魯山人崇禎十五年流賊之亂與長男進士麟祥妻袁氏率孫女孫婦九人登樓俱令先縊乃引刀自刎

熊氏贛州知府李周華妻蓋臣妻也隨夫之父任中道遇張獻忠陷武昌匿林中為賊所得氏奪賊刀自刎賊舍之去隣姬見其未殊救活之未一年李自成東奔氏隻身竄山谷會蓋臣來尋婦復為賊所殺氏聞哀慟三日曰我夫為我而死我獨生耶遂縊死大興張氏進士梁以樟妻也隨任商丘值李自成攻

城張置薪樓下集婢女樓上令俱縊而屬其子樊子  
乳媪曰父命不可知宗祀惟此子是賴令往匿民家  
遂縊家人舉火燼焉

長治郭氏宋體道妻崇禎十五年遇任國琦之亂同  
居婦出露體羅跪郭匿不出賊搜得之復不肯跪賊  
怒詰之郭瞪目曰跪亦死不跪亦死何跪焉白刃交  
下大罵不絕

劉氏府尹顏素家孫婦也崇禎十五年其夫往南京  
亂兵夜掠江市劉孑身出避見男婦雜走慨然曰婦  
人非保姆不出吾敢亂奔乎遂投江死

朱氏無為人徐畢璋妻畢璋有妹名京未笄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城朱氏方孕趨入井謂京曰吾腹大井口狹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氏呼曰吾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方躍入

金一龍妻黃氏餘姚人一龍早夭黃截指自誓立從子為嗣與姑相依崇禎十五年奸民熊廿六欲妻之母家利其財給黃歸送于熊黃請姑所有以償聘金不許因引刀自刎未絕其姑聞之亟來視黃曰吾未即死者欲見姑耳今復何求遂探喉以絕有司為誅熊廿六焉

胡氏諸城人年十七歸諸生李敬中崇禎十五年敬  
中沒胡氏哭甚哀凡三日既葬遂不哭家人咸怪之  
胡從容盥櫛出拜舅姑告曰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  
將從死者地下不得復事舅姑幸強飯自愛他日叔  
有子為七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其姑泣曰吾何  
忍哉新婦奈何舍我其母管亦泣曰吾何忍哉女奈  
何舍我交止之胡泣對母曰女豈不念母顧為人婦  
義不得顧私復顧姑曰姑有小叔未寂寞也兒決矣乃  
焚香告柩起命家人曰洗令母近男子遂入室自經  
母與姑搥門痛哭不顧而死同時有博平高氏夫死



將殉執姑手泣曰婦不能事舅姑反以孤孫為累然婦從夫正也幸勿過傷遂縊歿

胡敬妻姚氏劉應景妻丘氏高文煥妻乾氏並孝感人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分兵下孝感姚采舟避難南湖泣不已或曰賊不殺人姚曰我畏其不殺也明日聞賊舟將入湖遽携二婢投水丘為賊所執不從賊以油漬丘衣語同類曰此婦岷強將藝之丘哂曰若謂弱死焚死與刃死有異乎官兵至若求如我得哉賊怒遂藝丘乾年十九守節垂四十載矣及亂從子審請避山砦乾曰吾老矣豈可復出此門投後園池

死是時孝感人張挺然者受賊偽命為掌旅其妻黃氏泣止之不聽黃携十歲兒匿青山岩挺然百計招之終不去挺然寄其子金簪黃怒投之曰何為以賊物汚髮無何賊敗挺然走死襄陽黃卒撫其子以老賴南怒妻蕭氏萬安人南叔早死無子遺一女時寇亂蕭築隱室夜則携女與俱一夕盜突至母女抽刃擁門誓曰寧化曹氏婦立若殺賊我刃豈不利耶賊怒焚之母女皆燼

何氏臨武諸生鄺抱義妻也崇禎十六年何為賊所執紹以病疫賊懼而釋之及賊退家人為何稱善何

泣曰匿身不固致以面目對賊雖幸免污辱如墜厠  
之人終有穢臭奈何耆耶恣志不食死

深澤王氏孝廉宋愈亨妻崇禎十七年兵變愈亨投  
井氏偕子婦韓氏相率而縊

邵氏曲周李統盛妻崇禎十六年姑姊妹娣姒俱避  
亂洞中邵為兵所得問洞所在邵紹之先行至井旁  
投井死洞中人俱獲免

貢士張國綏妻楊氏安定人崇禎十六年冬賊黨賀  
錦攻安定綏與同知劉躍龍議丁壯禦賊女子運石  
以濟楊與劉妻為倡民間婦從之共運石須臾四城

皆滿及城陷楊死雉樓旁家人獲屍兩手猶抱石不脫

雷氏同州諸生劉長庚妻也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儒衣中拜家廟誓殉國難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對曰妻之志也日暮長庚携甕酒佩刀與雷及其女登樓縱飲長庚且飲且歌雷取壁上箏彈而和之意氣自若夜半長庚拔刀視雷曰可以行乎雷曰妾請死取刀自刎長庚解所繫絛縊于梁女方七歲橫刀于壁以頸就刺而死

安福王筠妻劉氏知府鐸女也鐸事見前傳氏自幼

顏敏能書又工篆刻年十四歸鵲鵲死撫姑文度以  
居佩刀不離寢所北京陷劉聞之感憤破產募義兵  
勤王時有指將張者淫虐移檄責餉劉挺身詣轅門  
張作色待之劉按所佩刀大言曰君索我金帛乎吾  
囊橐盡輸朝廷矣君欲圖不軌乎有斷頭寡婦在張  
色沮不敢通

宛平王氏劉應龍妻年十六歸應龍應龍亡氏事姑  
撫子守節二十年流寇入都泣拜姑曰有長孫事吾  
母婦死已決携幼子沈于井

潁州于氏鄧任妻任家素貧抱病六閏月氏供醫藥

費馨珥皆盡及疾篤惟存聘簪二枝氏以一綰任髮  
以一日綰抱任頸哽咽曰妻必不負君且令嗤指為  
信夫渡三日縊又有緇川成象妻王氏夫死不食而  
卒

睢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氏故名家女知書有志節崇  
禎十五年流賊破太康抵睢州既破氏即自縊及校  
井皆為家人所救氏復誓曰不死非烈也死不以時  
非義也賊入其家將牽氏出氏厲聲呵曰若曹悖逆  
至此行當伏天誅矣尚敢脅我奮罵不絕賊怒遂遇  
害

皇清順治中詔旌其門

陶女孫士毅妻謝氏吳昌祚妻並當塗人時北京淪陷諸鎮駐江上亂兵大掠黃得功兵掠當塗見陶有珠色縛而脅之陶曰義不以身辱兵怒磔之并殺其母復得謝于苧田謝抱樹大罵又磔之昌祚終身不再娶劉良佐兵掠和州攻朝陽洞諸生張侶顏妻王氏方匿洞中見事急以予屬母即挺身跳崖夫體皆碎高傑兵掠儀真執李鐵匠妻田氏驅之上馬至小橋下馬田給兵牽衣以渡臨中流曳兵赴水並溺死左良玉兵掠樊口擄一女抱置馬上女嚙兵手齒入

骨其黨殺女兵亦立斃明年歲己酉宿松城潰諸生  
吳之瑞妻張氏撞石死懷寧城潰諸生韓鼎偕妻劉  
氏守舅姑柩不恐去兵掠其女劉目女使投池旋亦  
被殺江都城潰諸生程煜節妹程娥姐未字與孀母  
劉俱縊劉妯娒鄒胡亦同死女祖姑之適林者姑之  
適李者俱投井死號曰程氏六節史著馨妻張氏撫  
孤子而泣曰嚮也撫孤為難今也全節為大自沈于  
水諸生曹復彬妻楊氏長女偕文次女偕紅為三縲  
次第就縊孫道升縊室曰蘭氏年五十四矣再縊乃  
絕其弟之婦曰王氏曰古氏其女曰四曰七曰存其



女孫曰翼王之媳曰丁氏其從孫之妻曰董氏董之  
姊有祖母曰陳氏寄居于孫先後皆死張廷銓妻薛  
氏聞城陷縊廷銓之妹曰五被掠不從見殺桐城錢  
永銓妻方氏從夫避寇亂流寓南京已又避入三吳  
方見世亂懼不免嘗作詩有願作吳江一段波之句  
其年八月遇亂兵抱女赴水死嘉定破則黃道弘妻  
母女三人同入于井將入時其長女曰母先必念二  
女不如先之挽妹亟入而後其母繼之松江破則諸  
生楊毓藻妻陸氏陳復舒妻楊氏俱以避亂被掠赴  
水死丹陽于氏適荆漣漣父大澈被兵所襲死于謂

溱曰請殺妾母為亂兵所污溱慟哭從之又明年歲  
丙戌方國安潰兵掠江浙淳安方希文避地西坑偶  
他出其妻項淑美獨居亂兵突至縱火其婢挽淑美  
衣欲與俱出淑美正色曰死于兵與死于火等耳死  
火不廢亟令殺幼子逸而自取希文所藏書堆左右  
高與身等坐其中遂燔死賊退希文歸見書燼成堆  
呼妻一慟灰立散得淑美骨是時廣東西尚堅守不  
下嘉魚熊開元避地舟次程鄉蒿口值大兵已至夾  
岸而陣其妻徐謂開元曰當使公見妾死急出艚赴  
水冀日得其屍衆獲皆察縫云自馬阮亂政宗社覆

亡其間兵燹所及深巖窮谷貞女烈婦視死如歸者  
奚可勝道嗚呼泯滅不傳多矣

論曰臣不二君女不二夫此天地間達道也不幸身  
遭危難惟生死以之耳更復何說乎世衰道微衣冠  
七尺尚昧昧於此何況裙釵巾幘之予耶然而荒陬  
愚婦陋巷小姬往往率其天真孤懷獨矢絕非一切  
境遇所能奪是豈作而為之者哉顧捐生抗節亦匪  
細故矣當其湯火在前從容赴蹈冰霜凜厲哀動鬼  
神讀柏舟黃鵠之歌不禁淒然泣下矣而頑鈍無耻  
者曾莫知循省以自感憤抑獨何哉抑獨何哉